

正視教會歷史

鄭仰恩老師

[一] 歷史意識的建立：

記得在美國讀書時，對美國人的「歷史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認。第一種是，美國社會不論是大城或小鎮，大多設有「歷史協會」(Historical Society)，裡面通常有一個收藏文物的歷史資料室，同時也免費提供各種有關該地方的歷史簡介或資訊，許多比較出名的城鎮還會提供「歷史之旅」(Historical Tour)的嚮導服務。同樣的，當我有機會去訪問一些美國朋友的家鄉時，他們一定也會帶我去參觀當地最重要的歷史遺跡，而且是如數家珍。美國雖然只有短短兩百多年的歷史，但這種對自己所出身之「地方歷史」(local history)感到重視且驕傲的態度，可以說是一種真實自然的「歷史意識」，我就經常在老一輩的美國人身上體會到這種歷史情感。事實上，由這種歷史意識和情感做出發點所培養出來的歷史知識和文化內涵，必然會形成各地方社群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也成為該社群建立其自尊、認同、以及對生命價值和意義之體認的思想根源和參考架構。

我在美國對「歷史感」的第二種體認是和美國年輕一輩相處時所經驗到的。這些年輕人在一個飽食安逸、且以消費文化為主的現代社會中成長，所關心的只是個人現實的生活以及自我的感受。當我和這種人交談時，往往覺得很無趣且幾乎也找不到什麼共同話題可談，因為他們的興趣通常只有局限在飲食、球賽、流行音樂、或是異性伴侶等。當然，這種對話內容的落差牽涉到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但更重要的，我發現這一代的年輕美國人確實普遍缺乏歷史意識以及反省性的思考方式，他們似乎在現代潮流的洗禮下喪失了美國社會「集體記憶」的很大部分。

台灣人民長久受外來殖民政權統治，在外來歷史觀點的「橫植」與操弄下，不但失落真實自然的歷史意識，更無法形成共同的「集體記憶」，實在可悲。事實上，一個缺乏集體記憶的族群很容易陷入兩種危險的景況當中：一是因為患了歷史「癡呆症」或「健忘症」而變得無所適從，二是因為「歷史的無知」而陷入自我欺騙或自以為義的漩渦中而不自知；前者往往在歷史的洪流中任人擺佈，後者則常常懷抱著「因為沒有歷史記憶而自我膨脹」的狂妄心態。台灣人經歷過日本統治下的「二等國民」待遇以及國民黨統治下的「悲情」命運，可以說已經夠淒慘，但最可憐的，是我們無法將這些共同的歷史經驗轉化成具有正面反省意義的「集體記憶」。缺乏歷史感的結果使得台灣人自以為是地落入「政治大頭病」以及「內鬥內行」的悲劇性格當中。面對上述的情結，歷史的真智慧應該是「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或是「不能由歷史取教訓的人必定要重蹈歷史的覆轍」。

由於缺乏歷史意識，台灣社會明顯展露出一種飄浮無根的心態。長期以來，不管是制式教育和大眾媒體所灌輸的知識內容，或是台灣威權政治文化所塑造出來的思考方式，都是和台灣的現實生活情況脫節或沒有關聯的。試想想，一個無法由「具體而微」的切身情境中去體認人生之真實面的人，要如何叫他去「定根」在自己的社會中呢？同樣的，一個從小被虛幻的歷史情懷所填塞的人，要如何叫他去認同自己的鄉土呢？這幾年來，對台灣本土的研究和興趣已經成為一種熱潮，但是長久以來缺乏歷史意識的心態仍然支配著人們的心思意念，徘徊不去。作為一個告白「上帝是歷史主宰」並深信「上帝攝理之引領」的基督徒，我們實比別人有更大的責任來培養並提倡真實切身的歷史意識！

由上述觀點來看，猶太人將宗教教育和歷史意識結合起來的作法實在有其值得學

習之處。譬如，猶太人紀念逾越節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歷史重述」來使每一位現代子民也能夠感受到他們已經實際參與在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出埃及的過程當中，藉此讓現今的參與者也能成爲猶太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其實，基督教會在舉行聖餐紀念主耶穌的受難與復活時，也是通過歷史事件的「重演」(re-enactment)來「活化」本身這個信仰團體的「集體記憶」。同樣的，唯有藉著歷史的重新解釋，來回復並確立建基於真實台灣經驗的「集體記憶」，台灣人才能夠擁有正確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

[二] 可用的過去：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經主張：「任何時代、文化，或國家，都和歷史有一種自然的關係，這關係應該使得歷史能對這些時代、文化，或國家的存在目的產生規範的作用。」用現代的話來講，歷史應該如同水電一般，成爲公共的資產，並成爲轉化社會的助力。爲此，當代美國歷史名家包斯瑪(William J. Bouwsma)就在他所著《可用的過去》(*A Usable Past*)一書中明確指出，歷史不應該是少數學者專家的所有品，它應該爲社會大眾提供「觀點」並指引價值。

什麼是歷史的觀點呢？讓我們借用英文「觀點」一詞的拉丁字根來加以說明。觀點(perspective)一詞是由「看」(*specere*)的動詞字根加上前置詞「貫通」(*per*)所組成，意思是「看得透澈」(“see through”)。換句話說，善用歷史才能夠看得透澈，看得透澈才能夠指引價值、改造社會。這就是一種深具「歷史感」(sense of history)的判斷力，也是一種圓熟的歷史「智慧」(wisdom, *sapientia*)。

重視歷史、善用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工作牽涉到「歷史記憶」的保存。一般而言，歷史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的層面，另一個是歷史陳述或記錄的層面，前者如果是實際發生的「故事」(story)，後者就是該故事的「重述」(retelling)。然而，不容否認的，歷史的意義和功用往往是取決於後者。英國經驗哲學家柏克萊(George Berkeley)曾經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歷史記憶與重述的重要性。他問道：「設想在一個無人曾經涉入的森林中，有一棵樹倒了下來，可是，如果沒有任何人曾聽到它的倒下，那麼，就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這棵樹的倒下可曾發出過任何聲響？」用更極端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問：「這棵樹可曾倒下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歷史的記憶或重述，一個歷史事實可以說不曾存在過，更不會產生過意義。據此而言，未曾被記錄下來或未曾被公開陳述的歷史事實是不具有歷史功用和價值的。

美國當代宗教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N. Bellah)在《心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書中主張，任何團體都有她的歷史，而嚴格地說，這些團體的特殊風格正是由她們的過去所形塑的。因此，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現代世界中，一個擁有真實和永續動力的團體一定是一個竭力保有「過去」的「記憶團體」(community of memory)。爲了不忘卻過去，這樣的團體必定會不斷地述說她的故事，以及她成長、茁壯的建構過程。同時，她也會述說在這過程中將這團體的存在意義具體展現出來的男女先輩的典範故事(exemplary stories)。簡言之，不管是團體性的建構歷史或是個別人物的典範故事，它們就成爲這些記憶團體不可或缺的傳統(tradition)。

另一位美國當代宗教社會學家巫思諾(Robert Wuthnow)在《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挑戰與反省》(*Christi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Ahead*)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教會應該就是貝拉所敘述的記憶團體（其他實例還包括鄰里社區或親族宗祠等團體），因為她不但擁有深厚的信仰傳統，更藉著她的信仰記憶來形塑個別成員的認同(identity)。毫無疑問地，巫思諾所說的信仰記憶包括了各個信仰團體（特別是地方教會）的發展史以及其中的信仰先輩的典範故事。美國倫理哲學家麥金泰(Alasdair MacIntyre)則在其名著《美德之後》(*After Virtue*)中強調這些信仰記憶所形成的傳統不但可以培養個別成員的「信仰認同」，更成為傳遞「價值感」(goods)的基本媒介，讓個別成員得以在這參考脈絡(referential context)中建構其倫理價值觀。

[三] 正視教會歷史—歷史資料的收集：

1. 收集地方教會歷史資料應注意事項：
 - a. 地方教會應有專人(歷史小組)負責歷史資料的收集，且應為教會常設單位。
 - b. 應教育、培養信徒的歷史感、歷史意識、歷史興趣，和歷史參與感。
 - c. 應有適當的場所 – 空間大小、空調(溫度、濕度)、基本設備、管理辦法。
2. 可收集的歷史資料：
 - a. 歷史文物：收集、整理、保存、展示。
 - b. 歷史相片：收集、翻拍、辨認、保存、呈現。
 - c. 歷史資料/文獻：洗禮簿、會友名冊、小會議事錄、長執會記錄、各單位/機構記錄、和會手冊、週報、講道篇、教會日誌、教材、團契通訊、刊物、通信、文集、紀念冊、其他教會/會友出版物日記、手稿等。
 - d. 製作大事記、地圖、分佈圖、統計圖表、各種名錄、簡介、歷史手冊、書刊等。
 - e. 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與計劃。
 - f. 賴永祥教授認為，如果能多得各教會沿革、紀念冊、基督徒家譜、傳記、回憶錄、見證、日誌、記事冊、訃聞等，定會對今後之研究有幫助。

[結論] 正視歷史由自身做起 – 以「家譜」為例。

1. 在普遍缺乏「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台灣社會裏，製作家譜/族譜可以幫助我們藉著重建其家族的歷史資料來培養「歷史感」(sense of history)，並進而確認或加深我們的「身份認同」(identity)。
2. 族譜(genealogy)正是研究地方教會歷史最重要的資料和研究基礎。